

論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
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
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
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
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
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
代漢之亡而廢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
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

更十八君歷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
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
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典義任俗以學本
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
習於善行雖於未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
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
之制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
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
要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財行之數歲粟米
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實人人自厚樂
於刑情可謂有治天下之德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

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
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
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
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
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
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
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
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
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
先王並而備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
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

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
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
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
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
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
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
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為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
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
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

有上以繼祖下以
有為之後者以受
尊服服之而不為
後者之重也以尊
可以明所後者之
也夫所謂收族者
之類是特諸侯別
天子及其始祖之
宗廟百神祭祀之
其至尊至重哉故
有上以繼祖下以
有為之後者以受
尊服服之而不為
後者之重也以尊
可以明所後者之
也夫所謂收族者
之類是特諸侯別
天子及其始祖之
宗廟百神祭祀之
其至尊至重哉故

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
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
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
之服而退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
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
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
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
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已也為其父
母者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者人者小功皆降本服
等若此其服為已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
為已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

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
昆弟之子法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
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總麻祖免無服昆弟之子
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
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
總麻為祖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與
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且未
變則名固不待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
與父在為同其異者不祥不澁雖除服心喪二年故
至於今著為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

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迺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太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之後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使欲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已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強使之為一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踈

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卓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

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

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

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二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石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祔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定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

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
為人後之義是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
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于
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
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
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
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
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人君宗本親以位號者豈獨
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
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
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又

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
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祀之辭而已若不加以位號則
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祀祭之辭則雖正其名
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曰此前世未嘗以
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初至於曠日累時
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以見也故采於經
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侯之
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
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也其族人百世宗之此

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燕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郕邾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

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實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見議於錫鉞之內乎故服盡而威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為廣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况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祀而定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

也先三推是心以及不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
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
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後夫略者也蓋
詩裳裳者華刺時棄實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宗卻
晉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卓隸叔向亦以為
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
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
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術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賈
非多於天下之國也下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
其亦求中次節之而也矣頃令祖免以外母與官衣食

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求古矣何其野於禮也
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一慎排不答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苟子之語教人
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傲辭也君
子如響故禮無往也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
者尔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西不
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
法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太
博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

不為也況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尔故
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
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
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
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
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
官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西自以謂吾師道
也宜坐而講以為請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
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
行之謂之卿大夫請其仕之無為也理有為非以是為事
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又器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

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
於文惠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來復坐則坐云
首盡師之所以命至者未嘗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
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疑

救災議

河地地震水災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上憂
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
露非錢不可以立屋慮慮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
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責年
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粟與之
粟壯者人日二升秀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

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然
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瘠水災所毀敗者
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
息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
相率日待二升之粟於上則其勢必不服乎他焉是農
不復得脩其畝而不得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
器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
亦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
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
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
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

何以贈其後久行之則被災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
來歲熟麥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熟凡十月
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以二萬戶計
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
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
有無告者也食之偏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
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
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
皆是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病此皆必至
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柱屋廬繕
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

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墮壞屋之尚可完者
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罷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
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麥而去者有
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
不知所救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
塞之地地空近塞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亦謂無
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
慮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
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戍不可以不費乎
二者皆可不深念哉其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
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

獸用宿用竊弄鋤桂於重禁之由以軒濬微之吏
警而動則弱者又隨而廢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
相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
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妨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
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詔物之以錢五十萬重
之必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則地令被災之州為十萬
戶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戶常產之費平日未
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須何粟以給其食則農得
備其畝畝商得其貲貨賄工得其財財用間民得轉輸執事
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一升
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

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
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
貧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首
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
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數
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宗
曰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
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
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之重之心
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
民而與之什合之食無也四於救災
則用十月之費為粟
費為粟一百萬石况
艱乏而終無損於諸
已此可謂深恩遠慮
疾疢之憂民不必去
者故材舊瓦之為可
而不失况於全牛馬
方始而無暴露之患
各復其業則勢不暇
矣夫飢歲聚錢貯之
備敗之數此常行之

法也今破去常行之辦法以錢
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州之民間詔
足賴而自安於畝畝之中負錢
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土之
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皆置如
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美於無窮乎
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
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服
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
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
至於一有抱戴之警則雖欲為之
與粟一舉而廢之
令之出必皆重土之
粟而歸與其父母妻
施而懷欲報之心豈
此恩澤之厚其孰不
如是而人和不可奪
於下天意悅於上然
奉幣來享疆內安
消患於無形之內乎
未見也不早出此或
將不及矣或謂方今

穀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官
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
好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
患貧而慮不安此古今之至戒
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
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
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足以為
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
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
古人有曰虜人宜及膏割髮宜
及體先王之於救災

膏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
所被十餘州軍而巳他州之
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
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
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餅香藥
茶餅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
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
錢五鉅萬貫又捐茶餅香藥之
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
顧吾之有司能越拘率之見
事時之急也故述斯

元豐類案卷之十

傳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
隲下民相協朕君我不知其彛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
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彛倫攸叙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夫不言而默定下民
相助協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
所次序箕子乃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
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亦

以敗餘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乃與之以洪範九疇而
常理所以叙蓋水之性潤下而其爲利害也尤甚故
之治水也墜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則及
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
之叙者則舜耕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皆
乃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
而世或以爲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
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
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
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
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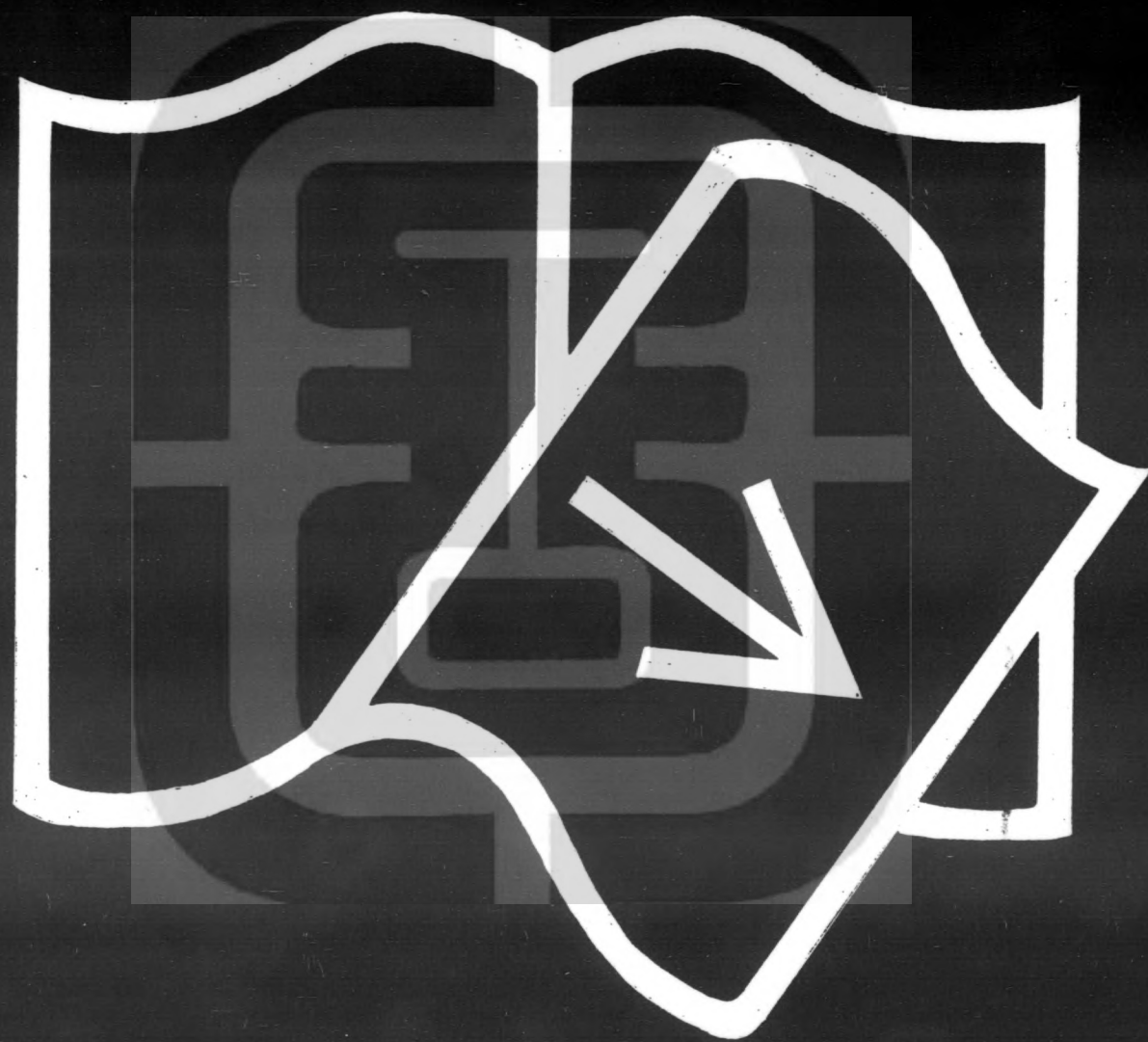
矣爲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
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爲不然然小而是最大用一而
齊萬信臆決而疑經未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
者行乎二材萬物之間故初一日五行其在人爲五事
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故則身脩矣身脩然後可以
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又協天時故次四曰備用
五紀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
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為常而未能適變則
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又用三德二德所以適變而人
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
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

未敢以自信也又考已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
徵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
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言
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已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
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
曰農用農厚也天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
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入者所以
教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又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
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
在于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畏
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皆肯人君之道其信不

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爲類則有九要其始終
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行
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
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稷者水也潤下炎上者言
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作鹹者言其所化之因於
人者也於之稼穡而不及其他者於之稼穡亦言其所
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於之稼穡也夫
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道之則行諸之
則聚火燃之則燦宿之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自之
於人也或曲直之或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

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革可以揆者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之稼穡而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酸炎上所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甘者凡為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味者皆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為要言也虞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金木土惟惟備與此意同也二五章曰視曰言曰視曰聽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自外而言之則貌外事言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弥近者弥內此其所以為次序也五者思所以為主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為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聽不聰者不害於思然後能哲能聖然後能謀能謙然後能思而至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也其種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若而無善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亦思耳矣蓋思之於



原件短缺

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誠明者
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
誠者思之弗得堯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
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
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
德曰聰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
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
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孟子言思所以作聖
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莠而無筭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視
曰明明作哲聽作聰聰作謀者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
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

出也言之者人者知其如此故分其德而積乃出及
慎行弗獲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知者非以命龍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言之不可遺如此貌曰察其
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故曰
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
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誠成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
聽言動以禮而術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
不可選也禮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不
失之於言聽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
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三八政曰

曰貨曰死曰司空曰司徒曰司空曰實曰師曰金曰實
曰祀曰實曰師備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
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尊於養生莫大於事
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而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師
生送死無憾為王道始也曰司徒曰司空曰師曰金
於養生送死之具然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師曰金
曰司徒曰司空曰師曰金曰司徒曰司空曰師曰金
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又始於知至意誠
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家天下治以是為大學之
百王莫不同然而見於經者莫詳於堯蓋明文思克
之得於心者也克明俊德

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以至於身修此堯
之所以堯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家以至於天下治
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強之於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
何為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
之化也然以是為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
之者導之以効上之所為而已也養之於學所以使之
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之具也使之
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為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
為所謂效之也上之所為故下得而効之未有上之所

無下得而効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効者堯之
百官百官之所効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効者堯之身
而導之以効上之所為者舜為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
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効之也及
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為
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蓋憂
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
戒之以在寬豈迫就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
此先王之教也為之命令為之典章為之官守以致於
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
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

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況於率之無可言
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
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
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一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
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迥之以教化如此其詳
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以刑加以以
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
有罪也又察焉青也過也非終也雖厥罪六未加之以
刑也民之有罪也又察焉非青也非過也其養之
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又責已而恕人故湯誥
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如是故以民之罪為自我致之未加以刑也民之有罪又察為其養之無所不至不于我政他人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勸教之未加以刑也民之有罪非青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與式我也則是其終無後心衆之所弃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以刑多方之謂至於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不可以不用刑如此其詳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也民之方不知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也者也矧曰其以未先王之刑刑民也昔者虞之際相也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於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而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賓賓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征不庭伐不悛也八政之所先後如此所謂彛倫之教也不然則彛倫之教而已矣四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曆數蓋協之以歲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曆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正時然後萬事得其敘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
極允厥庶民無有淫用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
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而惟時厥衆
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
不失其性也允厥衆民無有以淫為用入無有以比為
德蓋淫者有所過也比者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
能惟大作中也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允厥庶民
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
之極無震箠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
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者汝則念其中

不中其不協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廢愚也直之
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顏色而謂
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中也有猷有為有守而不
罹于咎者民之有志而無惡者也不協于極者不能無所過
而已教之則其從可知也如是而汝則與之以福富之以祿貴
之以位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大
中矣夫剛不中者至於虐箠獨柔不中者至於畏高明今
也惟大之中故剛無虐箠獨柔無及高明所謂剛而無虐柔而
立也蓋剛至於虐箠獨則六極惡之事也柔至於高明則六極
弱之事也惟皇六極則五福攸好德之事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
可以推而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供範於皇極於三德於五

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不及
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變之教胥子
臯陶之陳九德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而
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
之協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為者進其行而不已則
之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著人材之盛如此
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
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
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又始
於汝家使無所好于汝家則是人斯其若辜矣既言不

能正家以率之則陷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欲興
之福其起汝為咎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極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
也而於此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
家時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又本於富行之又始於家其
先後次序然也無偏無此以導王之義無有作好導王之
道無有作惡導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何
也無偏無此以導王之義若無過與不及無偏也無不平
無此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導王之義也無有作
好導王之道無有作惡導王之路者作好作惡偏於已

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於己之所好，惡無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徑。遵王之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也。無黨，無偏。三以道平乎者，施於教，無黨則存於己者，無偏，無黨，無偏也。其為道也，廣大而不狹，各道平乎也。無反，無側。三，道正，直也。夷易而無阻，數三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無側也。其為道也，非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三，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為三之義，為玉之道，為玉之路。三，天下者，未有不如是。正可也會于有極者，來而赴平。

乎中也。由無偏，以至無側，所無大而不遺，小能遠而通。近能顯，而直微，所謂天下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守其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六國家天下，可為者也。其可之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之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無偏黨，无反測之理，而用阻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其所會所歸之中，以為本故。

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為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為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送德之謂也湯之用賢為獨惡之謂也洪範之為極者則在思通天下之始有易此也曰皇極之敷言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也毋為天下王何也曰者其中既成之以德又布之其順而已人君之於言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

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雖九然充人之材以至於其而能定者則在於中其要未是是訓于帝其訓九厥度近天子之完曰天子作民父母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言是以為常是以為順于帝順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民何以親附天子之輝光而曰天

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王者往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察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之其愛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察後之說經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効於此者以明上之所以所以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虛致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柔克者柔勝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者所遇之變殊故所入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何也人之為德高抗明爽者本於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

元豐集卷之十一

克所以救其偏沉深潛晦者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
齊之以剛克所以救其偏正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凡
此者以治己與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
作威者剛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
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廿六卒曰臣之有作福
作威玉食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福
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明
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箕子蓋
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為九矣人君於五事思

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無所不允於皇極
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側作奸作惡淫朋比
德之事人臣雖有小人之桀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
作威玉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玉食者必窺其間緣
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放
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之所有作威則克之所有
惟辟作福作威玉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
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之剛克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
為側頗僻無所不僭矣故於三德詳言之至若杜其間
使無可蔽之端雖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則在於五事
備皇極建而已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

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
或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
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雨霽蒙驛克
之五兆所以下所謂五者也曰貞白悔之二卦所以筮
所謂凡七者也巳命之以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筮之
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謀及
乃心揆諸巳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質諸人也謀及龜
筮參謀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命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
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吉何也從於心而人神

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言用作凶
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作內吉而已龜筮之所共違則
不可以有作矣凡謀先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
欽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
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
害其為吉又至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
違則皆不可以有作也蓋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

諸神明神明之所泛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遠則吾必其凶誠之至謹之盡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恪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在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之時也五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無不時所謂各以其序也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庶草莫不蕃蕪言陰陽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則為沴所謂一極備凶也有所不至亦為沴所謂一極無凶也於五事貌

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言足以作乂則時暘順之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常風順之凡言時者皆休之證凡言常者皆咎之證也五事之當否在於此而五證之休咎應於彼為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已之得失於天也曰玉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明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證也休咎之證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

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
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證也王計一歲之證而
省之卿士計一月之證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證而省
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
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日月三者之時無易
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既易言各違
其任則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
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從則星不得作其好如民

好則以風雨猶王政失其常而庶民之所好則以非僻
言此者以庶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
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三與卿士師尹當省民
之得失而知已之所以致之者也已之所致者民得其
性則亦證之所集也已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各證之
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
畏天變盡人事也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
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證則不言也不知王與卿士
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於念用庶證無所當而於言為

積矣是不知九疇之為九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
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
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極則
不為外物戕其生理政壽食貨足故富無疾憂故康寧
于政徑故攸好德無不得其死者故考終命人君之道
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
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使之于汝極則剛者
至於暴故惡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已之得
失於民者也或曰福極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
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
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

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
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所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
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
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
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
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尽
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
事修其性於已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
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
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遠天下之變次
之以稽異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證以考其得

失於天德之以禍起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
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於六極皆言用
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
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脩則箕子於五行言其
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
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
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證之與福極是也
通鑑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不一嘗不同者萬世之所
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為大法也

進太祖皇帝德序狀

右臣等被聖恩行以史官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

所以任屬邑者臣愚不自不知所以處是以蚤夜一心極
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列臣之鄙豈能擬議
繫將無以便列聖巍巍之偉跡煜耀昭徹布在方冊
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原大推功又始於受命之
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繇湯上至於契周詩
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
才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予之意固以謂大
祖惟材大畧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歸與無前之
烈宜明白暴見以覺遠方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
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
于篇敢繕寫上進臣內自省才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

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
滿之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特無以自贖伏惟陛
下聰明睿智不立之姿非群臣所能望如賜裁之使臣
獲受成法更去疵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
為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六願惟陛下
留意財幸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
聞伏候新旨

太祖皇帝總叙

蓋唐之敝自天寶已後網網縷縷不能自振以至於失
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
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

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紛亂不同夷狄者亡幾耳太
祖為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為任故勸農桑薄賦歛
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相屬推其心無
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
斂以繩墨憂吏民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
吏或受賂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徒一無所貸原其意
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
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賦之絕雪
冤滯惠農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
蠲食請禱欲移災於己其於群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
各盡其分以位責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

宗室其子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不廢不可用
雖光顯矣不廢以勢其有罪多歲貸之或賜之使自愧
及至聖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借
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
為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之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
及其罪暴者師出亦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
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
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
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復大中國惴畏不敢當
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
明常遣成卒戒之曰我猶不敢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

謂曰進軍政嚴此必北進法也進使殺之関市租賦諸
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一附闖者盡力謀者盡情
遷臣可誘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
不過三五百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
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
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善於孝友有元
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必愛人有天下之心
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
於粵蜀以奢侈為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遷改封拜諸子
務自約道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俗
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子曰欲

使之知治道也。燕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
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
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未歸之越契丹，願聽盟
約，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
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歛置懷服，以消其難。至
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
六律，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皇
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遂其職，鳥獸草木
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祠，憂腹心瓜牙之任者，一旦
回心奉令，北鄉迎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燕地千里，德
懷二三之臣，負叛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

者。京祿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滂。下專蜀吳楚歐閩之君，
分天下為八九，曰：帝與王傳子，及孫更數十歲者，編名
因，有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
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之所
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為天。
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乘如雷
世之君圖眾以智，畜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
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群臣萬民三軍
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
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
堯，禹受之舜，其然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

禹其恭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
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
漢高祖同蓋太祖人有大度忘器死也知人善任使與
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
年極敵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
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
祖祖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答死
禍定者常刑一本寬大漢祖罪約法三章然尚刑三族
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一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
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變明而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
太祖削大弱疆藩臣連橫漢祖一制國過制反者更起

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又古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
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漢祖也非得三傑之功不得無
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佶分越而帝漢祖不
能禦不及七太祖不用兵契丹自附漢祖折兀白登皇
權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三日間願歸者復去四之一
漢祖潤於社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太計以聖
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
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已未撥亂之三未有及太祖
也二代咸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
武之後三世傳昭王不返於楚也繇漢以一變故之審益
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

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
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未所未有也維太祖創
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不漢祖太平之業施於
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五土矣哉蓋唐天寶十四
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二年戶九十六萬末年
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世二年戶一千三百九
十一萬六聖之德澤履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
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